

藏

書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卓茂

魯恭

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藏書名臣傳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官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

○與○聖○主○

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  
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  
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  
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  
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旣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

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驚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



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京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虜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起。老人曰：吾鞞

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  
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鞶  
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  
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吏負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  
爲學官弟子爲除更隸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  
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  
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  
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本謂爲獄吏，反病獄然，則人又不信于習也。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二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其語焉。溫

行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

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  
湯湯大驚名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  
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  
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  
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  
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  
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  
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

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  
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  
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  
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同  
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秦山上  
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宗  
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揔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銜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齊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

徵褚大犬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  
稽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大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

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  
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  
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  
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  
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自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  
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  
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  
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

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  
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名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  
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  
素行也、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  
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  
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  
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譏、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各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卽位廢。

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  
養子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  
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  
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  
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諸事久典朝政上任  
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  
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  
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鳳中  
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

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業

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泰重亦時戒諭譬曉之

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  
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  
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  
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  
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  
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  
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  
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  
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自行

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此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亾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

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財有  
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  
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敝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  
以共九族，鄉黨家亾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  
詔稱湯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  
交，東鄉之饒，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  
賜卹，黃金百斤，以奉其祀。初，邑病且歿，屬其子



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  
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  
果然其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于公于定國

獄史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  
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  
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  
謹姑欲嫁之終不宥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  
其亾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  
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  
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  
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孀。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各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

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  
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  
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  
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嗜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夙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活嗣爲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空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

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歿。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

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  
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  
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  
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卽改御史大夫  
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卿侯食邑千戶哀帝  
初卽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攀之博望卿爲汜鄉侯  
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  
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  
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



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  
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以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以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

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誼人嘗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  
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  
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  
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  
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  
汝爲敬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  
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  
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

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  
成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真與妙妙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  
嘆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  
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  
京部丞密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  
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卽位下詔褒茂以茂爲

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  
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  
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  
大真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奈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  
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憫惻之念者安  
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

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詔罷職  
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不俱居太學習魯詩明古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平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桓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聽直皆還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宐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是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糶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聞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卽上書言狀。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  
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  
八十一

季生日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今人便  
須用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不忍杖罰  
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衆必共斥之  
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  
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勳王弘義等因  
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  
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  
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  
獨有功數犯顏諫譏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

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  
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  
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空殊死而籍其  
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  
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  
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  
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  
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  
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師首者元謀

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亾卽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旣亾，則所因之罪自減。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

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襄兄弟爲人搆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陞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謹妻龐氏爲其女，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龐死罪，龐子希臧爲

母訟寃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年六十

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謚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鳴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瑄

房瑄，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爲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瑄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爲改容謝之。瑄旣素有重名，深爲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瑄決。時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



爲江淮租庸使瑄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  
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王、三、言、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  
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  
所取財瑄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  
詔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  
瑄曰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恐不肖爲陛下  
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瑄爲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  
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  
支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

陛下卽非忠也。瑄蓋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瑄豈盡誠以事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瑄矣。會瑄自請平賊。乃以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瑄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楫。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瑄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罷爲太子。

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爲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瑄至治府，爲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卽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

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樂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澹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䟽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悻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

遂被害批其顛骨以去邏司傳諫盜殺宰相連聲十  
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恟懼不知主名少選馬迨還第  
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  
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氈不灰極力勸  
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卒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  
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  
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  
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  
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

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卽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衛，宰

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抄索傳呼警因詔賓  
漏上二刻乃傳點



名臣傳

卷十一

名臣傳卷十一

三十四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二之十三

六才力名臣

李斯

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名信臣

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李崇

張嘉貞

崔佑甫

張詠

書名臣傳卷十二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知時識主○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

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界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之，不可下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

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刺

以作注溉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許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  
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  
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  
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  
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  
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  
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  
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  
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寶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飭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飭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



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矧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

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姦甯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誣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  
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  
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  
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竄  
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  
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  
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  
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間里輕

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謙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卽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名

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  
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  
聲謙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  
曰還爲吾謙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  
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  
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大の是の其後百石吏皆差  
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  
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我多謙  
上亭長寄  
之廣漢因  
效京兆不  
漢奏請今  
目重不取  
口長老傳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劔，廷叱羣臣，卽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韋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



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明說甚。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三千自乞則何自乞則不可董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歿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

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頌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舍

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  
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  
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外無以葬者，鄉部書  
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  
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  
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

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此  
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治如  
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  
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節言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  
尉○聖○天○子○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  
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  
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  
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惟  
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是後霸不  
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  
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

善相人者其載出見一帝八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  
不然相書不可用也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  
自愛其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卽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不敢愛身避

歾。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

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

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  
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  
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  
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  
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  
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虛便宜公卿皆服天子  
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

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  
眉懶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  
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  
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  
逆誅。公卿奏惲黨反，不空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  
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肖爲敞竟事，私歸其家。  
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  
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  
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

次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冀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敝拜爲冀州刺史敝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蹊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敞謙。

不肖言。敝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矣。使吏還道之，敝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太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

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闕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歾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剗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葉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歿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

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  
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  
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  
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  
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  
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  
鬻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尊用其教

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  
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  
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  
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  
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  
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



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  
歲餘不冝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  
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  
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  
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

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晉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二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  
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  
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  
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  
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